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寤鐘 第二回 遇媒根虔婆吃虧

媒婆本是一妖魔，幾見經他好事多。平日花唇慣會笑，折將丑物發人科。

話說寂然打發施主回去，就忙忙收拾打點拜懺之事，請眾僧寫疏文，是事定當。時天氣甚暑，到臨日請了十二眾應付僧埋，早涼拜懺，至日中時候，越發酷熱異常。寂然叫宗無切了許多西瓜，送上樓與眾和尚吃。眾和尚見宗無生得標緻，魂魄飄蕩，恨不得一碗水吞他下去，你一句我一言，你一把我一捏，將他調戲。宗無大怒，含忍在心，守他們吃完，將西瓜皮收拾乾淨，慳慳的下樓來。恨道：「這班賊禿，如此無禮，待我擺佈他一番，才見手段。」遂悄悄將西瓜皮逐個樓梯層層鋪滿，自己在樓下猛然喊叫道：「不好了，樓下火燒起來也！」嚇得樓上眾和尚，個個爭先飛滾的跑將下來，俱蹣跚西瓜皮，沒個不滑拓，總倒撞的跌將下來，一個個皆跌得頭破血淋，抱頭而哭。宗無大笑，忙來陪禮道：「得罪，得罪！是我一時眼花，被日光映照，錯認火起，致有此失。不妨，不妨！我有妙藥，包管敷上就好。」

寂然聞的吵鬧，慌忙進來，見眾人俱跌得這般光景，狼狽不堪，詢知其故，將宗無痛嚷一頓。又道：「既有甚藥，還不速去拿來。」宗無隨即跑到後園，摘了若干鳳仙花，悄悄搗爛，又尋一塊明礬，放在裡面，搗得停當，方拿來對眾人道：「此藥是個草藥單方，靈效大驗，妙不可言。」遂親自動手，替眾人個個敷將起來，連沒有破損處也替他敷上，將一個光頭整敷滿，全不露一點空隙。又吩咐眾人道：「切不可擅動，須待他自落藥疤，包你一夜全好，不然就要做個破傷風，不是兒戲的。」眾人果然依他，包紮停妥。又有閃挫腰的，問道：「你有甚方兒，醫得腰好。」宗無道：「沒有甚藥方，只有祖遺下一料膏藥，貼上就好。寄在一個朋友家中，待我取幾張來與你們貼。」眾僧道：「快些取來。」宗無悄悄到藥鋪，買了幾張催膿爛癩加料的大膏藥，又買一條死蜈蚣，燒化為末，撒在膏藥上，將來遞與閃的道：「快快烘了貼上，一晝夜全好，切不可揭動。」眾僧敷貼停當，且喜是不出門在唸經的，草草念完功課，早早安寢。那些包著頭的，倒也一夜安然無事，幾個腰疼的，反覺似調膿的一般，患處腫痛癢不可當。熬不得的，只得揭開一看，貼得皮開肉綻，痛癢難過，才知宗無耍他。包著頭的揭開一看，疼痛難止。查得患處，七紅八紫，好似砂壺兒一般。一個個紅頭赤項，不敢見人，半多月方才如故。卻恨宗無作怪，無不咒罵。寂然將他打了頓說：「你也沒福出家，還了你的捨身紙，快快離山門，任你自去。」宗無欣然拜辭佛像，又拜了師父，與眾僧打了問訊，眾僧巴不得冤家離眼，任他辭拜，也不答禮。宗無整理原來的衣被，作謝一聲，飄然而去。

仰天大笑出門去，英雄豈是蓬蒿僧。

寂然眾禿去了宗無，挑去心頭之刺，拔除眼中之釘，任其飲酒食肉，縱賭宣淫，肆無忌憚。

且說宗無出了山門，原名石堅節，舊字羽衝。脫了僧服，穿上俗衣，在鄰近親識人家，住了半月，身邊財物用盡，只得將餘的衣服當賣。又過半月，那家原是窮民不能相顧，乃勸他道：「你如今頭髮已長，可以歸宗，還是回家去的為妙。」羽衝本不欲回家，其如囊空無食，只得依從，卻一步懶一步，好一似：

蘇秦不第歸，無顏見兄嫂。

進城到家，見了兄嫂，將還俗之事說知。作哥的道：「我好好送你出家，你卻不守本分，師父不肯能容你，我們也不能顧你一世，你自去尋頭路罷！若要再想回家裝我的幌子，這是萬萬不能的，你休做夢。」遂將他逐出，把門關上。時天色已晚，宗無無奈，只得又往寺中去求師父。寂然大發雷霆道：「你既還俗，又來纏甚麼魂？你已不是我寺中人了，今後若再來時，我只當做盜賊，斷送你的性命，你休怨我。」說罷，也將他推出山門，將門緊緊關上。宗無進退無門，天已昏黑，就在山門下蹲了一夜。

天明正在沒處投奔，恰好那田先生又打那裡來，劈頭撞見，宗無告訴情由，田先生欣然帶他回家，勸道：「你不愁無日子過。」遂將自己兩次所夢所見，一一對他細說。又道：「今兄處既不收留，必挾私心，縱然強他目下權容，未免後邊也要多事，反恐有不測。至於寺中，是越發去不得的，幸虧是如此開交，也還造化，不然連性命亦難保全。不若悄悄權在我處，粗茶淡飯的讀讀書，待你年長些，或是與哥哥當官理論，或是求取功名，那時再相機而動，方是萬全之策。」宗無感激拜謝，安心住下，再不出門。田先生又喚妻子楊氏到面前，重新把宗無鬼神佑助之事，向他細細剖悉，囑他好生照管宗無，我們後來也好靠他過個快活日子。

從此後，宗無蓄髮，依舊復了本姓、本名，仍名堅節，字羽衝。原來田先生雖讀幾句書，卻出身微小，妻子楊氏，專一在外替人做媒作保，是個有名慣會脫騙的媒婆。聽見老公說羽衝神助之事，他道事屬荒唐，只是不信，心中反道：「寧添一斗，不添一口，好端端帶一個無名小廝來家，作費糧食，著甚來由？」雖不說出，心頗不悅。

過有一年，忽然田先生得了個瘋疾，竟癱在牀上，家中食用，就單單靠著媒婆生理。楊氏抱怨道：「你帶個人來，又不把些事他做做，叫我老人家辛辛苦苦，掙錢養活他。」田先生道：「他只會讀書，會做什麼？」楊氏道：「只要他肯，自有不吃力的道路。」原來楊氏同著個孫寡婦，專在大戶人家走動，與內眷們買首飾，討僕婦。他要羽衝裝作買主的家人，同來議價，斂定價錢；又裝賣主的人，眼同交易，以便爭錢，又見得當面無弊。那羽衝見要在人家穿房入戶，與女眷往來，如何不肯。每日限定二婆子走動，以為得意。或遇人家閨門嚴肅，仍就把他裝丫鬚一同入內，交易作成，楊氏又得了羽衝的一分中人錢。過了些時，生意稍遲，兩個婆子算計，要把羽衝裝做女子，賣與一個大戶人家。楊氏有田先生掛腳，只叫孫婆出名，另尋個閒漢認作老子，成事時，兩個八刀。孫婆空身，逃之夭夭。

羽衝只認作裝丫鬚賣首飾，到那家，見了主人，婆子領他在後房坐下。他們在廳寫紙兌銀，那家大娘子出門，兩個僕婦相伴，一個道：「官人造化，討得這個好女子。」一個說：「只怕大娘要惱哩！」羽衝見不是話，忙忙走出廳來，見他們在外寫紙兌銀，大嚷道：「我是石貢生的兒子，如何把我裝作女子，來賣入大戶。」大怒，遂將兩人一頓打罵，掙命逃脫。且喜銀子未動，說：「羽衝是好人。」賞了他幾錢銀子。來家說楊氏，口推不知，埋怨孫婆作事不的。過了幾日，孫婆為著一宗舊帳來會楊氏去討，羽衝扯著孫婆大怒道：「這老豬狗，你做得好事，還敢到這裡來。」孫婆笑道：「我到作成你好處安身，你自沒造化，吵了出來，反抱怨我。」羽衝道：「胡說。我是好人家兒女，如何肯賣與人？況且將男作女，一旦事露，豈不連累於我。」孫婆道：「怎的連累你，雖無有前面的，卻有後面的，也折得過。」羽衝大怒道：「這老豬狗一發胡言，我與你到官理論。」一頭撞去，將孫婆撞倒，如殺豬的一般叫起來。那楊氏勸不住，鬧動街上，許多婦人、男子一齊來看，相勸相扯。孫婆婆那肯住手，羽衝也不放鬆，鑽在他懷內東一頭，西一頭。孫婆婆大受其虧，攪得骨軟筋麻。羽衝真也惡毒，偷個空將孫婆裙帶盡力扯斷，隨手扯下來。孫婆著急，連忙來護時，那條褲子，早已吊下，兩隻精腿與個屁股，光光全露，又被打翻，仰面朝天的跌在地上。這遭那個鮎魚嘴也似的老怪物，明明白白獻在上面。看的眾人齊聲大笑，不好意思，俱掩口而走。那孫婆羞得提著褲子，將一手掩著陰門，往屋裡飛跑，一味號天哭地，咒罵羽衝。羽衝見他吃了虧苦，料然清潔，也不去睬他，虧楊氏再三陪情央及，孫婆方含羞出門而出。正是：

婦女莫與男敵，動手就要吃虧。

再說楊氏見孫婆出了丑回去，一發惱恨羽衝，恰好本地有個桂鄉宦家，要討個小廝陪嫁女兒，楊氏弄個圈套，竟將羽衝賣在他家。

只因這一賣有分教，添出許多佳話。且聽下回分解。